

狄非俊著

若谷子诗文集

海首
甘石
子



若谷子詩文集

周退密題



新平知覺
PDG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书名：若谷子诗文集

著者：狄兆俊

出版发行：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三楼

电话：26706633

印数：7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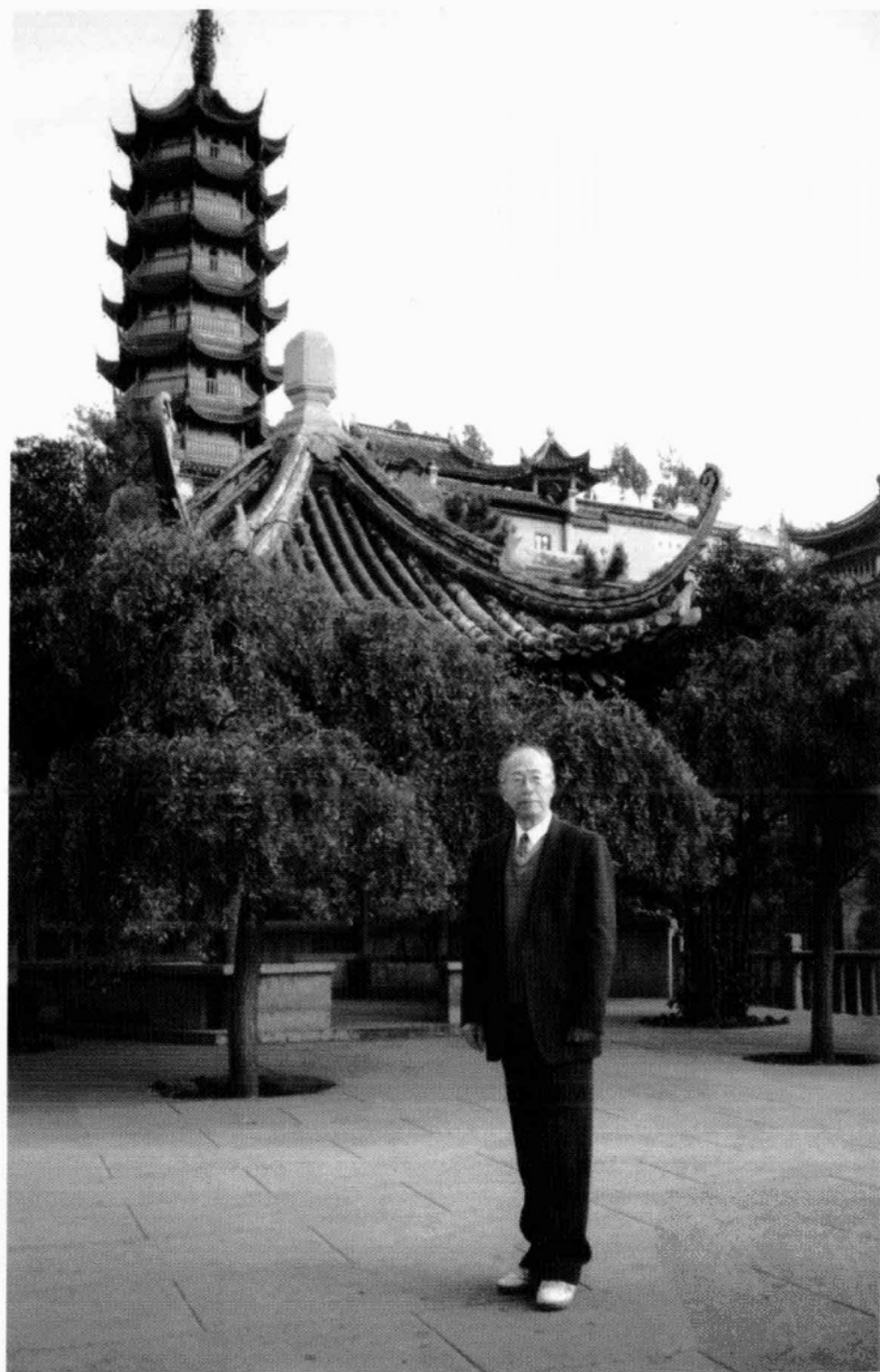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450-273-0/D.50658

定价：港币11.00元

人民币11.00元

2007年3月15日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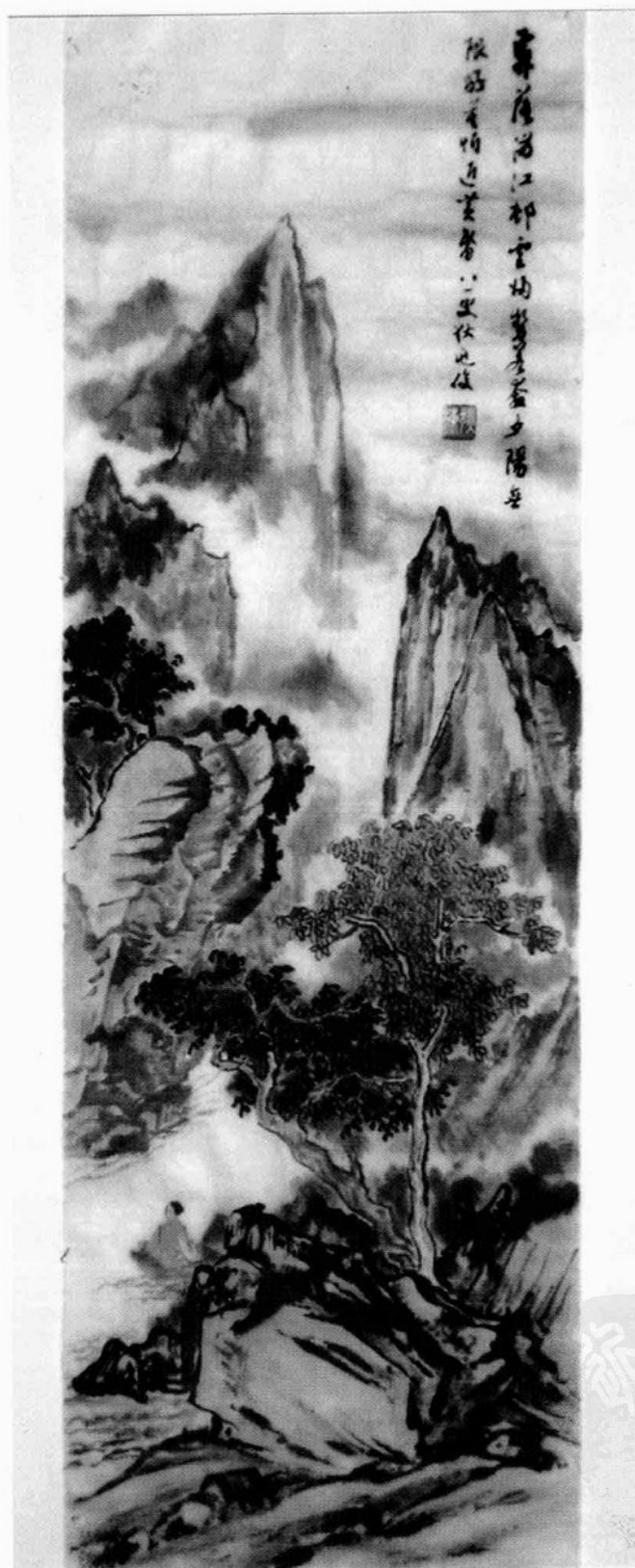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摄于金山寺



作者与夫人 二〇〇二年十月摄于香港维多利亚港

鄭子瑜
鄭子瑜
PDG

東隱為江都雲內
張好有頃通雲
張好有頃通雲
張好有頃通雲





物類性情各異
虎之為人
以名譽天倫
以名譽天倫
以名譽天倫
以名譽天倫
以名譽天倫
以名譽天倫
以名譽天倫
以名譽天倫
以名譽天倫



八方商賈

墨湖集

三味樓臺

月色新

白雲如晴

玉馬相逐

難忘生梅

翠管飛花

世俊



世俊書





西窗月 時節尚早 人生隱於潛

入夜漸靜 細意觀之 紅黑

紅黑 獨明曉色 紅漫更花重

錦衣 莊子都春夜無雨

秋夜後書

十月陽春風景晚

莫若初故園中

蘇子卿書

PDG

《若谷子诗文集》序一

今年七月间，老友狄君兆俊寄示其所作诗词全稿，嘱为汰选以俟付梓。全稿起自一九四一年，止于二〇〇六年，为时逾六十载，为量过千首，文辞优美，以视时贤之作毫不逊色，足以称一代之作手。衰龄读此，喜可知也。君诗大抵温柔敦厚者居多，偶有感慨，亦以平易之句法出之。譬诸于画，「平远山如蕴藉人，」君诗庶几近之。

予向以为出版诗集可以有两个目的，一曰为己，一曰为人。为己则不妨求其备，万首不嫌其多。盖文字乃作者生活之反映，行动之缩影，有其连贯性，不能割断。犹如长江大河，可以源源而来，滚滚以去，首尾衔接，百态纷呈。举凡一生之悲欢离合，一时之穷通黜陟，无不于此中见之。此为己而印书也。反之则为人。为人之道，宜求其精粹，使读者得窥见作者写作之技巧与乎对人、对时、对事之看法以引起共鸣，觉其诗一如己之所欲言而又喜其作品之能深得吾心也。昔者吾友苏渊雷先生曾语予：「诗不必太多，往日朱大可曾拟自选十三首以传后，予亦拟自选平生之诗三十首以留世间。予曰，如二公之诗得无太少乎？先生掀髯一笑曰，足矣。」后先生果以自选之作三十首一帙授予，而其全部作品固完好无损也。犹如宝山一座，待有心人勘测、钻探、发掘以明其蕴藏之富且美也。窃以

为李杜诗中之豪杰也，其脍炙人口之作亦不过数十百首耳；蘅塘退士选有唐一代之诗亦不过三百首。一人之作固不必以连篇累牍为贵也。然而文人以文字为性命，嘲风弄月，亦烦推敲；一字之不安，可以彻夜以思。及其成章，为人称善，不知已耗费多少时间与精力矣，一旦删除抛弃，何异自伤其体肤耶？是以历来文人咸有敝帚自珍之意，不肯割爱，芟芜存菁。陶诗有云：『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三复斯言，于取精用宏之旨，可不待烦言而解矣。是以吾子之诗，除非亲自操刀，他人绝不能为之越俎代庖，况不学如仆也哉。

予以为君集内之诗亦有其十分精美、不可磨灭之作在，如《秋日放歌》五言古风一百韵，信可谓之惊心动魄之作矣。予雏诵一过，不觉当年惨酷之情景重现眼前，地狱变相，令人悲愤。有诗如此，真乃时代之心声，来日之诗史，合乎白氏论诗为时为事之旨，直可与老杜之《三别》《三吏》之作同垂千古。惜夫全稿中类此者不多见，岂君尚心有余悸，有所顾虑而韞椟不出耶？

退密不敏，自一九六六年秋与君同在牛棚缔交以还，备受教益，犹忆一九九三年为君《若谷子诗词选》作序，曾以『一身正气，满腔热情』八字概括君之平生行谊，其待人接物，足为世法；其艺事之优美，得君之风操而益彰，信夫其可传矣。

今也，仆老至耄及，崦嵫日迫；君亦目病腿弱，弥臻老态。而吾两人又离群索居，虽曰同处上海一城，南辕北辙，相见益稀，不能常見常乐如往日之所为。魏文帝有言：『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其此之谓欤？爰书胸中之所欲言者缀以成文，以复于君，诚不足以序言也。

二〇〇六年教师节 四明周退密书于上海之安亭草阁 时年九十又三岁

序二

岁在髫髻，得读狄平子先生平等阁笔记暨阁主刊登于报章杂志之诗文，心仪哲人而无由仰窥夫子之门墙，衷怀耿耿，至今不能去。岂期于垂白之年得接音尘于名贤之裔兆俊都讲，文字因缘，信非偶然。君邃于中土古典文史之学及京剧余派须生，尤长于诗词，又工行草书，道劲苍润，不随流俗，深得用笔之法。昔人云，即其书而知其胸之所养。更以闲暇为山君写真，亦复奕奕有神。郑虔三绝，世已传为嘉话，君更益而五之，信乎能者之无所不能也。数年前以所著《填词指要》一书授简命读，立论谨严，要言不烦，取材精审，务绝枝蔓，鸳鸯绣出，金针度人，诚初学之津逮，斐声词苑，不胫而走宜也。今岁又以选存所作古今体诗并长短句合为一集见示，篝灯雠诵，不觉烛跋漏尽。虽篇幅无多，要皆精粹之作。窃揣其意，以为多作不如多改。善改又不如善删也。刘克庄云：『源流不乱知归处，篇幅无多见苦心。』姜白石标举诗词自然高妙之境。二者君足以当之无愧，而君于自序固已揭橥，制作宏旨深合言为心声，诗以言志。先圣垂训，言志者何？盖欲言一己之志而通天下之情也。举凡国家之兴衰，时政之得失，民生之愉快，友朋之离合与夫山川之登涉，时序之迁流，其有接于耳，动于中，发而为言，而言之有文者，即为诗也。昔贤有云，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契者，庶几近之。降及

叔季，诗社如雨后春笋，遍及寰宇，即其所作，类皆不足登大雅之堂，君集之出，大可一新读者耳目，树诗律之正则，昌诗教于垂绝，或有裨于挽颓风之既靡乎！是所企望者也。窥管一斑，涉思全豹，厚君诗词在，自不为斯编所囿也。仆少年失学，老益耄荒，痼疾绵顿，束书不睹，手生荆棘，重以诤诤之至意，不自揣其简陋，拉杂言之，不觉盈纸，聊以塞责云尔。

壬申冬至前夕稼研徐定戡于依然静好楼病榻

序三

狄兆俊同志是我们枫林诗词社的老社员。最近他将从一九四一年至二〇〇五年时逾六十载的诗词创作和部分有关文章编辑成集，名曰《若谷子诗文集》出版，命我作序，我不能辞。

狄兆俊同志是我们枫林诗词社中诗词创作水平比较高的社员之一。他的这本诗文集，按年份编排，时间有六十多年，数量过一千余首，用诗词把他个人的历史记录下来。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欣赏他的诗词文学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了解他个人历史的品位，真是一举两得。他自己说，他一生中有两次损失了大量诗词作品。一次是一九五五年审干时，他把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九年四百余首作品抄送给组织，结果丢失了。一次是十年浩劫期间，把一九五九年文革前三百余首作品被抄销毁。这也成为他个人历史的记录。

我们枫林诗词社成立于一九八四年，于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当时因中央决定干部实行离退休制度之后，一些爱好传统诗词的离休干部在上海老干部活动中心发起成立的。许多社员都是在离休之后开始学习和创作传统诗词的。像狄兆俊同志在这本诗文中刊出的四十年代的诗词，当时他还只是二十岁左右青年，已经

有如此成熟的作品，他已经是诗人、作家，这在我们社员中是极少的。上面我说过，这是我们诗社社员中创作水平较高的社员之一，道理就在这里。现在他六十多年的诗词作品编印，确实值得很好欣赏的。

狄兆俊同志不仅是诗人，还是书画家。二〇〇四年他出版一本《狄兆俊画集》，曾赠送我一册。当时我写了一首七绝，『谢狄兆俊同志赐画集，』现抄录在这里，算作这篇序文的结束吧！

页页丹青展眼新，山君山水俱传神。兼耽书画育桃李，更有诗词不俗吟。是为序。

二〇〇六年九月

自序

诗者心灵感荡之产物，故凡诗需重教育尤需重作者之情感，舍此无所谓诗。拙著《中英比较诗学》一书尝考证中外文论，泛论诗学应具功用诗学及表现诗学之两重性。前者要求发挥作品之社会教育作用，后者要求作品体现作者之真情实感。二者于一定条件下相互制约，交叉为用，而常以后者为主导。曾见少量作品，或满口大道，或浮艳空泛，无病呻吟，要皆缺乏作者之真情也。庄生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精矣诚矣，作品始能动人，此表现诗学之力也。抑有进者，诗词乃语言之艺术，作者之真情，端应见诸富有魅力之言语。诗词之语言，不仅须简洁、有节奏，尤须深入浅出，优美含蓄，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者也。如是，以我之力，著我之色，吐我之言，则作品令人百读不厌。如进百花园中，美不胜收；如游名山大川，流连忘返，社会教育作用即在其中矣。至若题材一节，『一生爱好是天然』，自然景色为我作品之主体，杂以少量咏史、咏时、忆昔、抒怀、赠友、唱和及神思之作。部分咏时之作则以时移景迁，以已失时效而予删弃。

自余随金坛王固萝先生学诗至今，光阴忽忽，逾六十载，所存诗稿，要皆业